

九

經

疑

難

九經疑難卷之四

毛詩

疑詩起自大庭

鄭康成疑大庭軒轅有詩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用雲明其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摠為疑辭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无先此者然亦謂今誦美譏過之詩也舜取於堯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亡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之時

孔子刪詩去取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迂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餘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

歐陽氏曰司馬迂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衆之徒皆以迂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迂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

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
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
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孔子刪詩次序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邶秦魏唐陳曹
比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

季札觀樂於魯次序

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邶王此鄭氏
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邶王此鄭氏
詩譜次第也

先以周召之風以起其業次以邶鄘衛國之風以

著其鑒又次以王風以伸其誠若曰從此不能正
必繼商而亡也先之以正小雅以見自微而勤勞
次之以變小雅以見其怠惰而不德若曰先王勤
勞如此而後王不為何也先之以正大雅以見其
盛次之以變大雅以見其衰若曰先王之業如此
而後王喪敗之何也先之以周頌以見其治平次
之以魯頌以見王无可頌而諸侯妄作又次以商
頌以見諸侯妄作不已周室將復為商若曰上有
明王諸侯安得而盛政不行而王猶不能奮諸侯
盛而王不能警胡不覩商之先功德基業如何今

而為亡國也一經之躰如是而已亦猶蕩一篇之躰本判周室之壞而止言商惡末言鑒夏后之世以三代之興衰反覆而為諷豈非聖人之意欲扶持全安後世之君申重而不已而丁寧不厭哉

論詩大序小序

程氏曰李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問詩如何李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子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三百十一篇世傳以為子夏作序梁統作集文
選直著夏商之名且子夏授經於聖人之門宜其
發明之百元一謬今且以大序契之乃有大不然
者閨雎鵲巢之所述一本耳何以為后妃何以為
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耳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
侯又况變風變雅本以類詩人之旨使其果子夏
所作豈如是之誕耶蓋自漢以來詩合為四故為
訓為傳為雜記者紛紛出焉齊魯韓三國各皆有
詩中興之後毛氏之李燭盛衛宏從謝曼

卿昭昭李者故為毛詩之序范蔚宗稱得風雅之首

而魏鄭公隋書亦紀其有潤色之功此元可難者
况自毛公傳詩以來鄭氏為之箋解多從詩序之
意則詩序者訓詁之李而講師之語如宏之類者
其必然矣彼孔穎達不窺大意謂鄭氏不曰序而
曰譜者所以避子夏之序可謂不知本矣是宜韓
退之歐陽脩相繼著書以明之也

論作詩有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
曰雅六曰頌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
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教義者又曰

李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

賦比興者風雅頌以為用風雅頌者比賦興以為
體焉覃者后妃之立本賦於載馳者夫人之自傷
或陳古以刺今或言古以風朝比風之所以賦也
關雎况后妃習禮鵲巢况夫人累功柏舟言仁人
之任非所宜風雨以君子思不改其度此風之所
以為比也莊姜之傷己則以燕々之不如衛女之
思歸則託泉水以自見瞻彼其奧况武公之德浸
潤而流行刺于莞桺見幽公之淫游蕩无度此風
之所以為興也或言文王受命或言武王繼伐或

言成王守成或刺幽厲失傳或美宣王中興此雅
之所為賦也鹿鳴况君臣燕樂伐木况朋友相頌
而成相彼角弓刺兄弟之不令弁彼鶯斯見夫子
之不若此雅之所以為比也不能壽命諸侯則瞻
彼洛矣以見其斯不能疆理天下則信彼南山以
著其信傷万物之失性思不忘於魚藻謂祭祀之
不享刺有激於楚茨此雅之所以為興也清廟之
祀文王那之祀成湯春夏所穀秋冬修報此頌之
為賦也天作高山見先王之闢基振鷺于飛况賓
客之助祭此頌之所以為比也歌采芣采藻采芣

者見禮教之加深歌乘牡乘駒者乘黃者見君臣
之有道此頌之所以為興也

論風雅頌三體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
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
失之迹傷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吟詠性情性以風其
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
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
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
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
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
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
詩之躰尔何嘗有夫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有
律有古有歌有行躰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

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非淺近易見其辭典麗純厚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讚其上之功德尔三者旣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犬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旣曰參差荇菜左右採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曰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旣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甚者躬其雷三章七十二字惟六字不同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
章皆言之凡風之賦皆言重辭複淺易如此若夫
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
道之蓋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詩固
已典正非風之賦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
小者尔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
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有十六章章
有十二句者比之小雅命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
能言也風与大雅小雅皆道人君政之得失有美

有刺曰頌則无有諷賴惟以鋪張勲德爾李者試以風之詩与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小大之意以風雅之詩与頌之詩詳觀之然後知四者之躰各不同矣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混轂无別待聖人而後各得其所李者可无思乎彼序詩者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有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其言皆感既以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惜

謂文王在當時猶為諸侯故得謂之風而並詩乃
成王之時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當時亦未為王
乎故謂黍離降而並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
知既以小雅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
六月采芑以為北伐南征王者之政孰有大於此
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
以大於六月卷何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觀此言
之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
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則不得為頌也哉既以
敬之為戒成王小苾為求助與夫振露臣工閔予

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言卿士之歌此即古風之遺軀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軀也何用他說乎

論風雅有正變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正諸侯元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

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
刺皆由音舛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
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
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纒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
商頌異也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頌雅之失又有謬者
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云有正有變二
南之詩則為正氣十二國風則為變風文武成王
之時則為正雅幽厲則為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

聖人必言之矣蓋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詩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為正風謂二南之風美詩多而他國風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元復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政教禮義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澳緇衣之詩人愛之喜之如彼乃与墻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

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者為小雅政之大者為大雅正而雅又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令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王大雅刺厲王也大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尤為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麇何彼穠矣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而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谷豐盛祭祀受

福人愛君子之辭无一言不美无一事譏時何傷
今思古之有盖詩不幸繼鼓鍾之後以鼓鍾為刺
幽王故此詩亦例為刺也彼其背理叛經如此李
者謹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李之為愈也程元嘗
問文仲子曰豳風何也曰變風曰周公之際亦有
變風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
變矣節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
皆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為大
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
赫今古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

之節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
如此詩又豈復存乎

論大小雅正變

譜曰大雅起文王至文王有聲據隆盛而推厚天命
上迷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魚麗先文以治內後
武以治外二雅逆順之次拯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
矣又大雅生民至卷阿小雅南有嘉魚至菁者莪
周公成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
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
雅十六篇為正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曰變雅

美惡各以其特亦顯善懲過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

詩之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
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
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則以
思无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
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為訓詁
乃有句稱風雅之篇元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
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
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
歌清廟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
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
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

水滸卷之三
協尔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
又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
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
以當聲韻者是寃是嗇豈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
只且之類是也

詩之訓詁傳授

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感其後君尊於上
臣卑於下面稱為諂目諫為諍故誦美譏惡以諷刺
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

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並烈
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
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
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擊次而錄之孔子
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至秦獨以為諷誦不
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
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
是為韓詩終于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
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古李而未
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

敬仲受李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
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
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
雖存元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借志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
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尔

總論詩有四始

詩之四始正詩也正詩謂文王也閔雅為風之始正
風也其文王治家之法乎故始閔雅而終乎麟之趾
振：公子公姓公族也鹿鳴為小雅之始正小雅也

其文王治官之法乎故始于嘉賓而終乎育材也文
王為大雅之始正大雅也其文王治民之法乎故始
于受命而終于求賢也清廟頌之始正頌也其文王
治神之法乎故始于祀文而終于祀岳也變我文王
治家之法者其鄩乎鄘乎衛乎平乎鄭乎齊乎魏乎
唐乎秦乎陳乎檜乎曹乎故鄩而下皆變風也變我
文王治官治民之法者其厲乎幽乎故厲幽之雅變
雅也變我文王治神之法者其商乎故商人之頌變
頌也勉哉復我文王治家之法者其惟周乎故周公
之風復風也幽而下皆復也復我文王治官治民之

法者其惟宣王乎故宣王之雅復雅也六月而下皆
復也復我文王治神之法其惟僖乎故僖公之頌復
頌也泮水而下皆復也正以首之變以次之明變前
之正也復以終之明復其變而歸于正也

為風者不為小雅為小雅者不為大雅為大雅者
不為頌李者以為章句之短長與夫美刺之義不
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
之皆未為知詩夫詩者古之樂曲可以歌可以被
于金石鍾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
作之始固已為風為雅為頌風之聲不可入雅雅

之聲不可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為之後來不能易也孔子未刪之前世未嘗惑於四始何哉古樂存而詩之聲可知也樂云然後李者惑詩矣周官大司樂之戒已嘗謂之六詩風雅頌乃在音比興賦乃在躰季札觀樂於夫子之前已有國風雅頌之名于時諸侯賦詩者以相樂者未嘗敢歌大雅亦謂之僭則古樂未亡之時詩已班然而有次第豈孔子與太師強分耶至孔子之時新詩復出而變古

詩復雜而亂多者刪之亂者正之爾夫民能有喜
怒而不能為詩時之賢者斷以禮義而作以著民
之性情故政令所及則喜怒之聲生喜怒哀之聲生
則風雅為之作政令之所及者近而民聲俠其詩
之軀也必小其聲必為風作之錄之者不能張而
為雅也政令所及者遠而民聲廣其詩之軀也必
大其聲必為雅作之錄之者不能感而為風也故
雖文王之德才及周召二國而未及於天下詩人
无自而為雅二南是也及其盛也爵雖諸侯而功
德如天子四方之民莫不歌舞之詩人亦无自而

為風大王正雅異也此正風正雅之躰所以異也
幽厲雖无道政令猶可及天下其惡足以動四方
之怨故其詩未為王風而尚為變雅平王止能號
令畿內民而四方之民幾不知有王者故其詩不
能為雅而為王風此變風變雅之躰所以異也禮
樂征伐不出於天子列國之君得以恣睢橫行而
魯輒為頌此周魯之頌所以異也故王者之業因
正風正雅而後能至於頌；亡而後至於變雅變
雅又息而王復為風而諸侯散為頌周有風魯有
頌春秋之作興衰治亂如循環焉正風正雅王者

積功累德始起之迹也頌功德結於民王業之盛也大小雅今王可叛而先王之德未可忘先王之基業未可傾也王風名為王而實加諸侯也

淇水

總論詩有五際

五際之說有二以經為說者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緯為說曰郊甸午戌亥緯之說不出乎聖非愚所能知經之說聖人意也人倫之大本也君臣莫大於義父子莫大於親兄弟莫大於愛夫婦莫大於正朋友莫大於信順之為治逆之為亂詩之作所以著逆順治亂然也鹿鳴作則君臣和樂而心盡蒸民

作則君臣信任而功見擇方作則君臣唱和元政柔
扈作則君臣禮義元文南陔作則父子之養可戒陟
咎作則父子之恩可感倚嗟作則父子之道乖葛藟
作則夫子之恩亡棠棣作則兄弟急難不可失角弓
作則兄弟友睦不可遠將仲子叔于田作則兄弟之
制不可不思閨雉鵲巢作則夫婦德化行桃夭標有
梅作則夫婦時得中谷有雉作則夫婦薄雄雉作則
夫婦曠伐木作則朋友契厚而士戒谷風作則朋友
絕望而蒙生繁是述之逆順治亂可見矣順而治則
美逆而亂則刺三之美之以正一時教万世也所以

達性情明禮義也或曰五際之說不原於經特緯可見緯為經皆作耳彼緯以午刻之際為革命如百之際為改正而辰在天門為出入聽候之際亦示陰陽盛衰而合乎政事者也故康成作論以天保祈父大明采芑言精微翼奉上䟽以十月之交明災異蓋詩之緼也反元取乎曰愚之所取者聖人之意也本人事而著世教不窮天引神而為說今緯之說果本人事而著為世教乎苟不本人事而著為世教非聖意明矣蓋好恠者為之也故康成惟蔽於異不為醇李若翼奉邪術之士又烏知經哉於四始在經為國風

雅頌在緯為金木水火今孝者之於詩皆知風雅頌為四始之正何必置疑於五際

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鄭康成作六藝論引泛歷樞有午亥之際卯酉之際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又為天門至十月之交是為五際

論詩發乎情性

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声勞歌怨誅之音作用之審吏理察教化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顛流乎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

根窮乎抄被于枝葉上下无滯氣内外无適情仲尼
採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
諸經或業或因也

論詩止於礼義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
亂以今觀之是特識變風雅爾烏觀詩之正乎昔先
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
於礼義以為賢於无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
忠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孔子
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

志君也歎蘇文

詩有不合聖人

古詩得聖人道多矣有不合聖人者孔子於不佞不求何用不減而曰是道也何足以減豈不尔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子豈毀詩者耶言之有不便義之有不尽耳李者豈於執詩而尽信乎王逢原云

礼記引詩之異

祭義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此幽王小宛之詩而云文王者記漸章取義記陳文王之德以刺

出王亦得為文王之詩記疏

詩正經不言美

詩風雅正經皆不言美甘棠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何以言美也朱莒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者美刺則各於其時

頌聲變風所止

自成王大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可復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

他諸侯無變風

鄭譜云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
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不承天子之風今弃其詩夷
狄亡也其餘六豢之屬既陷險於彼俗又亦小國猶
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不列

詩无小大風頌

風述諸侯之政非无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別分頌
則功成乃作歸美報政神昏大事无復別賦

大小雅用於樂

譜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享賓

或上取燕或下就向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
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
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
樂此其大略

王風

釋文曰從閔雅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南 說拾

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二南之詩所作

鄭荅張逸云大予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率已受命

是受命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王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何彼穠矣二篇乃武王時武王伐紂乃封太公於齊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穠矣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在武王時也

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者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主而地立東西諸侯

於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叙
詩者乃以閔雅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
鵲巢駒虞之德諸侯之風故係之召公諺妄之甚
也既以二南係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
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皆本之婦
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為王者在召南則為諸侯
大似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
人豈夫子正名意乎以二南之詩歸之后妃夫人
既无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肅二宵征
抱衾與裯夫肅二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

者勤勞王事也詩此語多矣抱衾與裯而夜往皆
不憚勞逸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
此元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
元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
能尽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蕭二霄征夙夜
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
行抱被身床帳侍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衾
裯亦當抱衾裯而往李經者不知理乃至於此豈
不貽有識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弃設其
雷曰振振君子婦哉婦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

辭而去勉以正勸以義吾未見其首也既曰召南
之國被文王之化免置之武夫皆好德漢上之游
女不可求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貞女而致行露
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麇之
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夫人不及男子已非也
矧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游女不可犯安有
无感我悦无使厖也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
去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
已勞矣子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
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與焉與十二國風无

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
歸于齊此乃威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
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
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為平正之王齊如齊一之
侯多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
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去東宮之妹邢侯
之夷頌魯僖公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
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肅之
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

蕭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蕭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曰猶執婦道以成蕭雍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正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理義始尽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令人為周南召南而反面墻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王黍離而列之比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之於東周此不可也

二南正家之道

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惟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

周南曷不在雅

文王始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正諸侯之大者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故不在雅

閔雅

論序詩人異同

詩序獨閔雅為最詳先儒以謂閔雅為大序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人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鄆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足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者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察夫詩序其漢之李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

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
傳以為子夏臣切疑之詩正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
江有汜之為美滕那之為祀成湯商武之祀高宗方
其作詩无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
於子夏乎

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
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首起何自而知焉
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為當黃門之
說曰其文雖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
皆毛氏之李而衛宏之所集錄也

詩以關雎為始

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无以奉神靈之統而理万物之宜首本傳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為得其真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藟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或以為刺康后

關雎刺康后也今毛序以為美后妃之德按顯宗永
平七年詔音應門失守閔雎刺世又皇后紀叙曰康
王晚朝閔雎作諷又楊賜封事康王一朝晏起閔雎
見幾而作太子賢注漢書引前漢珮玉晏鳴閔雎歎
之云云故詠淑女以刺時也臣瓚曰此魯詩也按此
則齊魯二詩閔雎序以為刺康后也楊子云以周康
時閔雎作為習治齊侯時美召陵為習亂子雲之意
若曰周康之時治也而有閔雎之刺非可刺也於治
世而有惡雖小必傷懼其佚也齊威之時亂也而有

召陵之美者非誠美也於乱世有善雖小必揚乎其
進也然則閔雅之刺康王所以責賢者備而春秋之
美召陵彼善於此而已此其意也

林欽四詩考異

用之鄉人邦國

儀禮鄉飲酒禮鄉大夫三年賓與賢能之禮其經云
合樂周南閔雅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諸侯飲宴臣子
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閔雅是用之邦
國也

三復淑女之篇

班婕妤選入後宮讀詩及窈窕淑女之篇必三

復之漢書

葛覃

辨論后妃之本

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叙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礼无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為婦之道也

正義

閔雉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

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卷耳

輔佐求賢審官

歐陽文忠公曰婦人无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受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害也

劉氏曰后妃本不与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

計亦何至朝夕思念憂勤乎

汝墳

周盤慨然而嘆

後漢周盤字堅伯居貧養母不充誦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奉

麟之趾

皆信厚如麟趾

由后妃閔雅之化行則令天下无犯非禮天下既不
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
信厚无以過也 正義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

○召南

鵲巢

國君積行累功

楊中立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閔雅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无二道也以閔雅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入亦必有王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无是道也然則二南

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无可疑者

草蟲

樂工不歌草蟲

據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蕩在草蟲之前孔子之刪簡帙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

甘棠

思其人愛其樹

左傳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

騶虞

騶虞鵲巢之應

楊中立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軀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頌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軀相頌為治可見矣

騶虞毛序曰鵲巢之應葉後漢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郟者天子之用也又賈誼新書以騶為文王之囿虞為囿之司獸蓋自毛公以騶虞為義獸衛宏序云仁如騶虞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邶十三國並變風也

論十三國次序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次先後舊无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於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小大欲以采得為次則鷄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於檜詩之後何嘗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

是不由來得先後蓋即其先封善惡參其詩之善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取宜以為其次者也

○北鄙衛說附

北鄙衛首變風

鄭氏詩譜曰北鄙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北鄙南謂之南鄙東謂之東鄙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

成王既黜躬命殺武庚獲戩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勗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柏舟

曷居變風之首

柏舟言仁不遇居變風之首鄭譜謂畿內武公有康叔遺烈詩又早作愚為不然聞之師曰王道盛諸侯无正風王道微諸侯有變風當夷王之時邶鄘衛實

其臣也夷王亦堂而見諸侯失王之禮自夷始也故以邶為首明諸侯有變風之作也乃夫春秋始隱同

燕燕

以莊姜為定姜

燕；之詩鄭於其序則從毛詩以為莊姜於坊記注則以為定姜何也莊之有云甚遠矣吾所甚者詩之序也康成之說何所據耶

燕；諷衛獻公也夫人定姜元子立庶子行是為獻公獻公无礼於定姜故作是詩言當思定公以孝寡人也古序非序也疑為序故志之蓋坊記引

詩曰先君之愛以畜寡人鄭康成注畜養也夫人
定姜云云案毛詩與此大異豈康成未注毛詩特
引齊魯韓之詩序以釋禮乎

擊鼓

來護兒讀而歎

來護兒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
有力舍書而歎曰丈夫在世當如是為國滅賊取功
名安能區區久事儻畝群輩嘉其言

凱風

以美而為自責

凱風孝子自責也小弁孝子親親而悲怨也伯奇仁人而文虐之故作是詩今毛序曰小弁刺幽王凱風美孝子案孟子公孫丑之間而趙岐注曰小弁伯奇之詩也由此觀之小弁未必刺幽王而凱風所自為孝子為詩而自美豈人情乎且岐生於漢世三家之詩猶存其三家序耶

林駁四詩考異

○ 鄘 說見坪

桑中

桑間濮上之音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
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
君子偕老之類是也不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
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
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无邪詩人以无邪之思作之孝者亦以无
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
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

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
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
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所樂齊宣王
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
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况上而春秋之世寧
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
作於周道之衰其声雖已降於頌促而猶止於中
声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
於礼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
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厯雜自衛反

曾正樂之時所當正者无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
部與鄭衛之声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曹謂仲尼
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
下之大綱也於鄭声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
反收鄭声以備六藝乎

載馳

許穆夫人自作

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迷夫人衛
女之事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
竹竿俱迷思歸之女女在亡國得人得為作詩者蓋

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唯載馳
一篇烈女傳云夫人自作之也然而得入鄘風者於
詩國在鄘故也

○衛說見邶

考槃

見遯世而無悶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元悶於世

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
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
寤寐間不忘君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
百里之地其封域屬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
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
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
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城周公洛
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遷
舊剋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褻姒生百服廢
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身大戎攻宗周殺

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宣曰于申而立
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
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
之王國之變風

王黍離次衛風

平王東遷政不及於天下而止於一國不言者平王
莊王德之不脩政之不講非周罪也故次衛

黍離

雅變降為國風

厲之變也雅道兼絕宣王承之後能中興於是六月

伐北采芑征南車攻後古復會諸侯于東都焉幽之
亂也雅道既絕平王承之不能中興夷于國風示其
不能復正也黍離述其遷都之迹也戒後君不效先
君之弊易不云乎有子考无咎有子可託也考无咎
得幹也宣厲其人也宣為有子厲全在雅平同无子
幽平在風戒也处于衛下何也鄭衛亡國之音也鄭
之上衛之下若曰黍離亦亡國之音也

楊之水

平王遠戌母家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

其母家亦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况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

鄭國風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逃史伯曰其濟洛河穎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為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鄭蔽補丹依疇歷華

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為大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

鄭王次王黍離

有緇衣武公之美，蓋王之皆刺不能加於多美之諸侯。若諸侯之少美，雖王之皆刺不足勝之，豈非君與臣善惡不相遠，而君得以先臣而理所可也。故次王也。

鄭詩不分二國

鄭之所并邠鄘分爲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二國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无鄭名又皆國小二風不異不似邠鄘之地大与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

季札美歌鄭風

季札來魯觀周樂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詩人之情不有先王之訓孰能如此先亡者見其正諫境微知其國將亡滅也

左傳襄二十九年

緇衣

獨見好賢之至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考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子衿

乱世李校不脩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

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蕪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
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李及夫亂世上不
復主其教則元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
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情為自棄
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李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

齊國風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
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
都營丘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元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維

淄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讚
之於周懿王使烹烏齊之變風始作

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
襄公有鳥獸之行詩皆怨刺篇皆美者
又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
也

季札美歌齊風

歌齊曰美哉此詩者以鷄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
明雖刺无節尚能保遠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有箴規
季札美其声非謂詩内皆美詩

著

刺時不親迎也

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
 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
 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
 庭至著各本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
 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
 不親迎也 正義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
 其舒緩之軀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

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
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季者所當觀也詩可以
觀其此類歟

東方之日

辨刺袞刺襄公

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以下始是刺襄
公詩

○魏國風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
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

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普舜耕於歷山
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散冕卑宮室而尽力乎溝洫此一
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畜且褊
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
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
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欒公竟滅之
上刺儉下刺貪

衛无世家而節云萬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
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

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子孫不可知也

國小儉而能動踵虞舜之舊風有夏虞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輔德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

○唐國風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迂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亥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魯孫成侯南徙居

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卜民其
咨方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
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曹孫僖侯
甚嗇愛物佞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
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唐國風次魏下

虞叔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
弥多故使之次於魏下也

民有先王遺教

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

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
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死其死矣他人
是愉百載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
慮

秦國風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
鳥鼠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
水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
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吞至曾孫秦
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

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
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
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
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
終南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秦仲何以有詩

鄭語云威公問史伯曰姜嬴其孰與對曰國大而
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與乎言
秦仲國大將與是雖得爵而土地已廣大於邾豈詩
者緣政而作故得有詩又且襄公後國大而錄其詩

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

楊惇讀渭陽篇

楊惇幼喪母曾詣舅子秦秦与之飲問汝讀何書答曰詩曰至渭楊邢惇號泣感咽子秦亦歔歔遂罷酒

陳國風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皞虞儀氏之墟帝舜之胃有虞胡父者為周武王陶主武王賴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元

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楮大姬元子
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
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
无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陳國風次於秦

陳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國多奢昏民无令主
故次於秦

檜國風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

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性妊姓檜者死
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
好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
國北鄰於號

檜詩止有四篇

檜國之作夷厲之時檜元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
或在一君時作故鄭不復分之

張楷讀素冠篇

李德傳張楷字公超至孝喪親哀毀每讀詩至素冠
棘人嘗掩泗

曹國風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
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
食之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洳澤之野昔堯
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
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
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惠難末時富而无
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
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季札之所不譏

檜則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
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宜哉

邶國風

鄭氏詩譜曰邶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
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古扶風栒邑
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
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感婦之而國成焉
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
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
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邶憂念民

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故別其詩以爲幽
國變風焉

周公亦有變風

大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大中子曰變風
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君臣相諂其能正乎
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
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
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
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
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豳居風雅之間

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凡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小雅之前言近堪為雅

獨念公劉太王

先公在豳凡經十世唯知念公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主太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在有

事難之故周公申遺事難追念於幽先君明公正其
後者唯此二人

備風雅頌三牀

七月八章上二章幽風中四章幽雅下二章幽頌風
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心傷
悲殆及公子同婦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
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
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萬壽
无強是也然始於風中為雅成為頌言自始至成列
為三牀周公陳幽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

始則為豳風述其政教之成則為豳頌言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也

豳處變風之末

易窮則變剝尽則復夫王者之詩降於國風天下元雅也十五國風繼為大變天下元正也示雖變也抑可復也復則雅矣然以周公之事取變正之道復雅之義故自七月至鷓鴣皆有變詩東山至狼跋皆是美詩先變而後正也明矣非周公孰能卒正

鷓鴣

以下曷係豳風

鳩鳴以下不陳幽事何以係幽風以七月是周公事
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為幽風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
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
詩自南有嘉魚下吸菴者我周公成王之
時詩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
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
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

小雅周德之衰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云衰小也先王商王也文中子曰季札烏知樂小雅周之盛也予謂二子之說皆未得其真何者思而不二怨而不言何關商之末王乎若聞鹿鳴魚麗而謂之衰又何以季札乎蓋周德既衰樂意錯亂太師非其人不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而遂誤以凡變者為小雅凡正者為大雅而季札所聞適皆節南山之類故有周德衰之歎耳其後仲尼自衛反魯乃始分雅頌各得其所由仲尼而雅頌各得其所則仲尼已前大小雅

不得其所矣故季札所聞者皆厲宣幽王之詩而當時太師目之為小雅者也比其所以稱怨而不言亦亦宜乎 王逢原

鹿鳴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

裴安祖講鹿鳴

裴駿從弟安祖七八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兄云

禽獸得食相呼况人也自是未嘗獨食也

郭山暉誦鹿鳴

唐中宗宴近臣令各伎藝為笑張錫為談容娘舞宗
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傘云云獨郭山暉請誦古詩
於是誦鹿鳴蟋蟀奏未畢李嶠以有好樂无荒之語
頗涉規諷恐為忤旨遽止之帝嘉山暉之意

皇皇者華

言遠而有光華

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
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

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元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棠棣

辨周公召公作

鄭氏曰周公弟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平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咸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
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令之人莫如
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
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戚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
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閔於牆外
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
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歎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
故鄭氏吞趙高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棠棣之詩國語曰周公作左氏曰召穆公作棠棣

序云閔管蔡閔之者兄弟之辭以義言之周公可也召公亦可也皆管蔡之兄弟也以迹言之仲尼未嘗有之也而左丘明之說自相抵牾不可考據鄭又以厲王之時不能親睦兄弟宗族故召穆賦是詩以刺之本周公之作也周公之權也誅管蔡為王法也作棠棣救天下也若夫極人臣之位不能庇天倫之過者王法也大義滅親也然慮天下之未閑法義者以為兄弟不足愛也迺偽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阋于牆外禦其侮此救天下之權也仲尼觀之曰可與其孝未可與適道可

可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反經合道其
權乎權也者聖人之極致也惟知權者可與言詩
伐木

人皆須友以成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轍云伐木凡三云伐
木故知三章也今毛氏詩斷六句為一章蓋誤伐木
丁丁丁丁聲相應也伐木者小事爾猶求同志共事
其聲丁丁然以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亦當須友以相
成也彼伐木能求助於人使有聲丁丁然况任天下
之事事多重於伐木者乎此乃詩意已毛鄭說俱非

是也

王逢原

湛露

天子宴諸侯詩

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

文三年

彤弓

彤弓廢諸夏衰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
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
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

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季氏周室東遷之後賞罰无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變小雅 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元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

雅頌

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
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
之變大雅

變雅易元夷懿

鄭譜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譜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
變雅始於厲王元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
有而不足錄也

六月

仁宗講六月篇

仁宗講六月上曰此序自鹿鳴至湛露菁菁者我皆

周家創業之事帝王常行之道後世可不務乎侍講
楊安國曰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遂
微先儒所以作此序為萬世鑒戒也於是上令復講
之

宣王刺少美多

宣王之詩入于變雅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
美則稱美刺則稱刺小序不言何也大治之世言美
不言美不足以繫義之輕重何者明王之美自著也
及天下之風息矣於怨刺衆多之中有一人焉為人
所美誦自非言美以顯之則其善无由見矣宣王雖

未能純如成康然其刺者少而美者多宣王之美見於天下著矣其不言美何以繫宣王之輕重哉

庭燎

美宣王曷言箴

六月北伐采芑南征車攻復古皆復雅也次鴻鷹全美之庭燎又次鴻鷹之美箴之者期其終也故其首章曰夜如何其夜未央云云中章末章云云未央至早也美其至憂勤也錚錚然蕭而趨朝也

憂勤也噦噦然止而伺朝也嚮晨漸曉也

箴

箴君臣懈也觀旂与輝辨色朝

也鳥得而不箴

燎之規鶴鳴次汚水之

誨旂父次鶴鳴之刺戒其終

節南山

見忠臣之憂世

毛詩節南山左氏季武子賦節孔叢子云吾於節見忠臣之憂世

林歌四詩考異

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詆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兩無正

辨兩元正之疑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元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兩元正之名據序曰兩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元此義與序絕異當缺其所疑

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兩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蕪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

兩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刺
蓼莪

王裒讀蓼莪篇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
人如此

齊顏歡母喪廬墓好事者從受書每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悲動不能禁自是孝徒廢蓼莪篇不復
講授

○正大雅 說見正小雅

總論大雅小雅

大雅者積衆小以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所主者大此不可不知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其小者猶如此

大雅文王之德

季札觀周樂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休其文王之德乎

左傳襄二十九年

公劉

公劉不係豳風

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戒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
壞主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

○變大雅

幽厲何以稱雅

時雖天下無道政出諸侯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
邦國大李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
下以暴而民從之是政善惡皆能率之所以幽厲之
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才行境內

是以始變而為風焉

雲漢

宣王雅始雲漢

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
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
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

清廟一倡三歎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之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清廟為頌之首

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維天之命

文王所以為文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但言天命周家
無窮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為頌而賦賈國風非告神之
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賦
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
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僖公何以作頌

如禘太廟不郊三望皆為春秋所譏然為小失非有
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

能復周公之宇故臣子請而作頌史克魯頌主詠僖
公功德才如變風之美者與商頌異也夫以周家尊
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自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故
行父請焉

魯頌居商周中

即魯頌而攷之然後知聖人之序詩為有法方是時
忘先君之業者有矣魯則能遵伯禽之法四鄰謀取
而不知者有矣魯則能復周公之宇青衿逸於城闕
者有矣魯則能修泮宮也玉靈不及拜戎不暇者有
矣魯則能復淮夷也其君臣有道有以致有年其君

子有穀有以貽孫子然魯侯之德方之天子而不足
方之諸侯已盛方之聖人不足方之賢人已成不先
於周所以尊王也不次於商所以進魯也季札觀樂
於魯以並次者此魯太師所序非聖人序詩之法
也商周之頌其辭簡嚴魯頌其辭費侈商周不言頌
而魯每篇稱頌者又名泯於有餘奢生於不足乎

商頌

毛詩之序得實

宋世家及韓詩皆云商頌美襄公今之頌以為正考
甫得之周太師頌者天下和洽民心悅樂然後作之

向使逾教百年之後始頌先君之德則商為之美矣
以此史記與韓詩之說妄而毛詩之序得其實矣

總論

康王以下無詩

詩之為詩緣美刺而作也非有至善之可美非有大
惡之可刺則詩不作也當商季之亂文王以丕顯之
謨作於前武王以丕承之烈繼於後受天命以有天
下成王繼之守成見於鳧鷖太平見於既醉逮夫後
世治道陵遲宣王撥亂興衰明文武之業周道燦然
後興此皆至善之可稱若夫厉王之時則天下蕩二

元綱紀文章幽王之時四夷交侵中國皆畔平王東遷則周室弱而諸侯弱諸侯微而夷狄橫朝覲會同之不修包匭菁茅之不入以勢力相長雖有兵甲相吞并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召天子於河陽者有之而王不能制此皆有大惡之可醜故皆有詩自康王而下至於夷王或半循舊章或僅能扶持无至善之可錄亦无大惡之可書故无詩也

康王之詩无頌

康王無頌者不過述成王之功守成王之法而已不足錄也

求詩在乎得志

詩忘也久矣毛鄭之李其去聖人也遠矣後之李者其去毛鄭之李也又遠矣曰風曰雅曰頌玩於目習於口暮月而可熟也詩人以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何道先王所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何由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者何以嗚呼詩乎愚未見其能通者也詩三百篇_二有其章_二載其事_二托於物則章句訓詁固不可不通草木鳥獸固不可不識及問詩人所以為詩之因聖人所以採詩之說先王所以化天下之道豈

在乎章句詁訓草木鳥獸之間哉在於得其志而已
故序之贊詩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善孝者不求之它亦求其志而已故孟子之贊詩
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
得之淇澳之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後世知其為稱武公之德而已不
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在於富而好礼者也碩人之
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後世知其為
稱莊姜之美而已不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以為禮
後於質也常棣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尔

思室是遠而後世知其為言棠棣之華而已不求其
志孰知聖人之意在於惡其未可與權也

大雅類聚

卷一

世人不甚好經學者則訪缺者予之迂拙素習之書亦不能
四庫書中尤好經學書以故亦未稍富然如徐氏所刻伊洛試一

言其仲夏樹堂之人石印四庫書

九經疑難一書朱氏經義攷云未見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亦未言及蓋秘書也而此編為澹生堂鈔本則尤可
寶矣澹生堂主人明山陰祁承勳也有澹生堂藏書約及澹生堂書目
己酉九月嘉定錢東垣子亦甫寫于得自怡齋